春秋公羊傳箋

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 隱公

公羊何氏　王氏箋

春秋一

元年春王正月箋曰以下書三月故知當有公即位以爲五始起例公即位例月

元年者何諸據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箋日諸侯無元正之號序書稱一月戊午書傳周公攝稱一年故疑元也君之始年也以常錄郎位知君之始年君魯侯隱公也年者十二月之總號春秋書十二月稱年是也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

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於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郎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　箋日二王之後得改元自用正朔成王紬杞廣魯魯宋俱有元年故可託王者法也諸侯無元年故不日公之始年

春者何

獨在王上故執不知問　箋日據周官及五經皆行夏時

歲之始也

以上繫元年在王正月之上知歲之始也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本名也昏斗指東方日春指南方日夏指酉方曰秋指北方日冬歲者總號其成功之稱尚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也　箋曰歲歲星也周歷十二次每十二月而復以歲始爲春耳不論寒溫

王者孰謂

孰誰也欲言時王則無事欲言先王又無諡故問誰謂

箋曰以經有天王而魯稱公以爲天王則非元年以爲魯公又無王號也

謂文王也

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今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

箋曰受命之王爲文王論語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正謂此也言此託王不爲魯作尤不爲周作假王名耳主人問其傳則王自爲正出未嘗改周統故爲奉文王之正

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

據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

箋曰據定元年春王下無正

王正月也

以上繫於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夏以斗

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尙黑殷
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尙
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
色尙赤　箋曰櫂學者誠以爲周王因以王
正相連魯周異正則託王顯矣魯不用周正
者二王之後必與天子異正乃爲三統也魯
用殷正者文王初用殷正周公攝王未嘗改
正故假而用之尙書記時月不繫王繫王自
春秋始於文爲不詞
以示非記事之書

何言乎王正月

據定公
有王無
正月　箋曰据王三月王
二月可見義則不首時也

大一統也

統者始
也總繫
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敎於天下
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
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敎之始　箋曰大
謂推而大之也書春三月皆有王存三統也

不先自正則不足治人故以王正月見一統之義而三統乃存矣**公何以不言即位**據文公言即位也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　箋曰據非繼殺君**成公意也**以不有正月而去即位知其成公意　箋曰公義可即位意不即位耳桓之意以爲不正既如桓之意以正姑與之因成

公本不即位之意

何成乎公之意

據剌欲救紀而後不能箋曰据已稱元年正月矣非定公立不立未可知之比

公將平國而反之桓

平治也時廢桓立隱不平故曰平反還之也箋曰雖即位非貪位也

曷爲反之

桓

據己立也箋曰据宋之禍責宣公春秋不貴讓國

桓幼而貴隱長

而卑

長者已冠也禮年二十見正而冠士冠禮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

其爲尊卑也微

母俱媵也

國人莫

知

國人謂國中凡人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男子年六十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

子將驀亦如之 隱長又賢 此以上皆道立隱所緣 諸大夫扳隱而立之 扳引也諸大夫立隱不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孔子曰不敎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箋曰以攀立隱爲功也 隱於是焉而辭立 辭讓也言隱欲讓 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 是時公子非一 且如桓立 且如假設之辭 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 隱見諸大夫背正而立己不正恐其不能相之 箋曰此言不必讓之意也隱今日受之而明日死桓終不立讓之道固在矣若必讓以爲高如吳季子亦賢也春秋兼百王之法遂賢者之志隱不辭亦許以讓也 故凡隱之立爲

桓立也凡者凡上所慮二事皆不可故於是已立欲須桓長大而歸之故曰為桓立明其本無受國之心故不書即位所以起其讓也　箋曰以不即位知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據賢繆公與大夫獲且長以得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　箋曰此周

法也春秋用之不從殷弟及之制示民無爭也桓何以貴據俱公子也箋曰据非世子皆庶子耳母貴也據桓母右媵箋曰据桓母仲子天王賵之母貴則子何以貴據俱言公子箋曰据貴妾子猶妾子子以母貴以母秩次立也箋曰為君母後則不為妾子外室生子則不得為其父之子此不從其母而貴之母以子貴禮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夫人成風是也箋曰君母與君夫人皆稱我小君此從其子而尊之故隱母稱薨也母貴在未立之前以子貴在既立之後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箋曰公及盟例日月者邾婁內

屬國從
小信例

及者何箋曰据及會暨各異也與也若曰公與邾婁盟也會及暨皆與也都解經上會及暨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最聚也直自若平時聚會無他深淺意也最之爲言聚衆若今聚民爲投最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我者謂魯也內魯故言我舉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所以原心定罪儀父者何箋曰据公不及大夫盟邾婁之君也以言公及不諱知爲君也何以名據齊侯以祿父

爲名 箋曰据介葛盧不能朝不言朝此言盟則能盟當言邾婁子也**字也**以當襃知爲字 箋曰大夫盟名國無名例也**曷爲稱字**據諸侯當稱爵 箋曰據微國君稱人**襃之也**以宿與微者盟書卒知與公盟當襃之有土嘉之曰襃無土建國曰封稱字所以爲襃之者儀父本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爾 箋曰邾婁夷國爲我屬國有七等之例字在弟六等再進稱子矣**曷爲襃之**據功不見**爲其與公盟也**爲其始與公盟盟者殺生歃血詛命相誓以盟約束也傳不足言託始者儀父比宿滕薛最在前嫌獨爲儀父發始下三國意不見故顧之 箋曰託王之義襃始慕化服從之國也**與公盟者眾矣曷爲獨襃乎此**

據戎齊侯莒人皆與公盟傳不足託始故復據衆也**因其可褒而褒之**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故云爾 篋日邾婁夷國又爲我屬我之所得治故可進也**此其爲可褒奈何**篋日据桓十五年來朝始稱人**漸進也**漸者物事之端先見之辭去惡就善日進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不言先者亦爲所褒者法明當積㶕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 篋日夷國有七等之例可以漸示進退例也若實褒始當云乞進**眛者何**篋日据盟于有國地二例**地期**也會盟戰皆篋地其所期處重期也凡書盟考惡之也爲其約誓大甚朋黨深背之生

患禍重胥命於蒲善近正是也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是也舊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于者於也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以地定事者不加于例 箋曰春秋之法以會地同國不繫其主人公之於天下也下無眛國故知地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箋曰君殺世子母弟例時此不見弟文從敗狄例直以稱爵見殺弟耳故月以起之

克之者何 加之者問訓詁并問施于之爲 箋曰据弗克納克在主人 殺

之也箋曰以稱人非國而從滅國例知爲殺也殺之則曷爲謂之
克箋曰据天王殺年夫稱殺內諱殺謂之刺大鄭伯之惡也以弗克納
大郤鈌之善知加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據晉侯殺其世
子申生不加克以大之母欲立之已殺之箋曰諸殺母弟不大獨此
大之加以不孝罪也稱伯則已立無父故知不孝其母爲當國詞故知欲立之如勿
與而已矣如即不如齊人語也加克者有嫌也段無弟又稱君甚之不明又段
當國嫌鄭伯殺之無惡故變殺言克明鄭伯爲人君當如傳辭不當自已行誅殺當使執
政大夫誅之克者詁爲殺亦爲能惡其能忍戾母而親殺之禮公族有罪有司獻于公公

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舉而爲之變如其倫之之喪無服親哭之箋曰與讀若豫如弗豫者母愛之已殺之如不相干與若路人然故爲不孝也禮之言乃得罪於法非君所惡者故三宥又哭之若周公殺管蔡不哭宥也段守其封未嘗稱兵犯國固不可陣殺然亦當國又安能使執政誅之故爲敵國相滅之詞

段者何箋曰据宋萬陳佗君臣同於名**鄭伯之弟也**殺母弟故直稱君箋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衛世子蒯聵篡楚世子商臣弑猶不絕唯弟有貶絕之道故知非世子**何以不稱弟**據天王殺其弟年夫稱弟**當國也**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箋曰當敵也爲滅國詞使若敵

國有國則不著父子兄弟之本親矣**其地何**據齊人殺無知不地**當國也**箋曰本非敵國使之如國故必地以明非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據俱欲當國也**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其不當國而見殺者當以殺大夫書無取於地也其當國者殺於國內禍已絕故亦不地**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明當國者在外乃地爾為其將交連鄰國復為內難故錄其地明當急誅之不當國雖在外禍輕故不地也月者責臣子不以時討與殺州吁同例不從討賊辭者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　箋曰若欒盈良霄是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箋曰

歸例時月者譏內不正仲子爲君母

宰者何箋曰稱宰與周公同其名則例又異故問官也以周公加宰知爲官也咺者何箋曰据渠伯糾有氏名也別何之者以有宰周公本嫌宰爲官箋曰從鄭宛楚萩例也曷爲以官氏據石尙宰士也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惠公者何箋曰据祭公虞公莊公僖公皆公也隱之考也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箋曰於閔篇見莊公於文篇見僖公定則稱先公矣此隱篇見惠公知其考也仲子者何箋曰据僖公成風爲僖母此若爲惠母又不見薨文也桓之母也以無謚也仲字子姓婦人以姓

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生稱母死稱妣箋曰以隱母見薨仲子見宮惠公子爲君者隱桓既非隱母則桓母明也隱**何以不稱夫人**此難生時之稱也據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成風稱謚今仲子無謚知生時不稱夫人箋曰據隱攝母猶稱夫人也**桓未君也**箋曰隱不以母事之則同於命婦耳**賵者何**箋曰据榮叔歸含且賵此不言含**喪事有賵**箋曰言賵可特行也**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箋曰釋賵義也賵之字從冒蓋馬不駕車之名士以二馬或一馬此道周制也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賵玄纁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

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共事　箋曰大夫禮也**車馬曰賵**箋曰加車者諸侯之禮也**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此皆春秋制也賵猶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賵賻知死者贈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據非禮　箋曰据妾不體君君不行使於大夫**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經言王者賵赴告王者可知故傳但言諸侯　箋曰隱已立又以君母待仲子**然則何言爾**箋曰据常事不書**成公意也**尊貴桓母以赴告天子諸侯彰桓當立得事之

宜故善而書仲子所以起其意成其賢箋曰公以仲子爲君母又尊己母爲夫人以啟讒賊意善而事未善故並著其意以成其讓

其言來何

據歸含且賵不言來

不及事也

比於去來爲不及事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爾去來所以爲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箋曰惠公薨葬踰年矣來者無譏譏內耳

其言惠公仲子何

據歸含且賵不言主名

兼之

箋曰必兼者桓母實妾假惠公而并及之亦猶成風必假其子僖公乃可遺使也若時君母則不藉先公爲名矣

兼之非禮也

禮不賵妾既善而賵之當各使一使所以異尊卑也言之賵者起兩賵也箋曰隱以桓母赴當云臣魯侯某之嗣子某之母死賵之詞曰天子聞世子母之喪而

今以隱爲主王無所稱乃假賵惠公而並致之王之非禮會所致也隱厭仲子嘗齊襄三月不可爲喪主**何以不言及仲子**據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仲子卽卑稱也**仲子微也**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也月者爲內恩錄之也諸侯不月比於王者輕會葬皆同例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稱使者王尊敬諸侯之意也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同姓謂之伯父叔父言歸者與使有之辭也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無當相通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春秋王魯以魯爲天下化首明親來被王化漸漬禮義者在可備責之域故從內小惡舉也主書者從

不及事也　箋曰隱不正攝禮使仲子不得
爲世子母則仲子微矣微之則不必赴而又
以世子母待之蓋牽於已母不能以義斷也
母爲世夫人而日已攝既不取信更生覬覦其
實以爲爲善而反蒙篡名故撥
而正之月以謹之非恩錄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月　箋曰微者及盟例時此月者方微褒邾婁因詳錄

宿盟

孰及之　箋曰据公及盟例日微者及盟例時也　**內之微者也**　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大者正小者魯治近者說遠者來是以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宋稱人亦微者也魯不稱人者自內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

國主盟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箋曰宋稱人無貶諱故知非公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箋曰來例時月者非來來實奔也

祭伯者何箋曰据祭公來下見遂文祭仲當繫鄭齊仲孫來爲內大夫故執不知問

天子之大夫也以無所繫言來也

何以不稱使據凡伯稱使

奔也奔者走也以不稱使而無事知其奔箋曰諸侯奔例月又仲孫奔而復亦曰來故知奔也

奔則曷爲不言奔據齊慶封來言奔箋曰据內大夫尚不諱奔

王者無

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言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主皆書者重乖離之禍也當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錄所奔者賢者不當受惡人也祭者天子上大夫字尊尊之義當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事月當在上十言有二者起下復有二非十中之二

公子益師卒箋日傳聞世者例日欲見

何以不日據臧孫辰書日卒有氏者諱例

奔則與外大夫來同文故去奔明王書者以罪擧內外春秋時廢選擧之以生過失至於君昏亂社稷之所以爲受者義明當受采邑也伯者字也也月者爲下卒也也奔例時一月二

不卒大夫有卒不卒正例故時

箋日据大夫時不問何以不月者

有罪則月此有氏無罪明也遠也孔子所不見箋曰欲張三世法故特示大夫不日之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時恩衰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

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攢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壞絕於惠隱之際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公子者氏也益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持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朝聘會盟例皆時箋曰公會戎例時戎夷狄皆見經不見蠻者蓋隔於吳楚或以吳楚當蠻也凡四夷在內地則州舉在九州外則書其大名其赤白山諸稱從國例亦以七等進退之

夏五月莒人入向箋曰入例時月者入內也外入內邑重危之故不從諱敗例而月以謹之

入者何箋曰据外入不月取內邑諱言圍也得而不居也入者以兵入也已得其國而不居故云爾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眾兵動則搆怨結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諸侯擅興兵不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魯入杞不諱是也入例時傷害多則月箋曰此實入也下入極則滅也嫌此亦滅向故明之下書城向是

無駭帥師入極箋曰內入例曰略之則月深諱之故時也已邑不能守而用師滅人故同爲入文

無駭者何箋曰据下月卒是命大夫而不氏展無駭也箋曰此當

云耆命大夫也經無展字按史文知之不宜以釋經也經義但知為命大夫不必知其氏

何以不氏據公子遂帥師入杞氏公子也**貶**貶猶損也　箋曰為將尊師衆之詞故知貶去其氏也

曷為貶據公子遂俱用兵入杞不貶也　箋曰据公滅許不貶

疾始滅也以下終其身不氏知貶疾始滅非但起入為滅**始滅**

防於此乎防適也齊人語據傳言撥亂世**前此矣**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郜是也

前此則曷為始乎此據戰伐不言託始　箋曰据克段入向不託始

託始焉爾焉爾猶於是也　箋曰焉爾者非始而託之始言并非始滅也

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春秋託王者始起所

當誅也言疾始滅者諸滅復見不復貶皆從此取法所以省文也　箋曰欲張內外法立諱滅例例不可見以貶去氏以見之也

此滅也其言入何　據齊師滅譚不言入　箋曰例已立知內不言滅人也

內大惡諱也　明魯臣子當爲君父諱滅例月不復出月者與上同月當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　箋曰將正人之滅必先明已之不滅人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後不相犯日者爲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　箋曰見公及盟正例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箋曰來逆女例時月者譏始

紀履緰者何箋曰据莒慶來不月紀大夫也以逆女不稱使知爲大夫箋曰据兄弟詞雖失地君不名也何以不稱使據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爲養廉遠恥也箋曰据單伯祭公劉夏皆不言使然則曷稱箋曰据內使逆言如同聘使詞稱諸父兄師友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箋曰据稱師友則不窮也無母也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箋曰紀履緰爲受命詞公孫壽必稱宋公使故知宋無母也然則紀有母

乎箋曰据母不見母故也**曰有**以不稱使知有母**有則何以不稱母**據非主人何不稱母通使文箋曰据宋蕩伯姬杞伯姬皆言逆婦求婦也**母不通也**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箋曰將立母不通使之例以貶蕩杞二伯姬故設紀宋二文一稱使見無母一不稱使見有母以彼顯此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據伯姬歸于宋不書逆人**譏**譏猶譴也箋曰譏謂察問也著其可疑之迹使自知之**何譏爾**箋曰据公子翬如齊逆女內不諱也**譏始不親迎也**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

逆於堂周人逆於戶　箋曰其詞若**始不親**

紀履緰自逆女者然知譏紀侯矣

迎昉於此乎前此矣以惠公妃匹不正不嫌無前也　箋曰以不諱

知爲當時常事也**前此則曷爲始乎此**　箋曰据入向大惡猶不託

始也**託始焉爾**焉爾猶於是也　箋曰焉爾者非以譏紀也**曷爲託**

始焉爾据納幣不託始　箋曰据從外者不譏內託始無益也**春秋之**

始也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和君臣和則天下治故

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　箋曰將以禮治人不可苟從也凡不親迎之起起於親迎而女

不至女父母背言也有背言者雖有信人不之信矣不親迎則有衛宣魯僖之禍宜先自治以治人唯春秋謹之焉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箋曰据女無進退例而文有尊卑也女在其國稱女未離父母之辭紀履緰來逆女是也在塗稱婦在塗見夫服從之辭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入國稱夫人入國則尊尊有臣子之辭夫人姜氏入是也紀無大夫書紀履緰者重婚禮也月者不親迎例月重錄之親迎例時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箋曰內女歸正例月

伯姬者何箋曰据諸侯出入言歸于也內女也以無所繫也不稱公

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其言歸何**据去父母國也**婦人謂嫁曰歸**婦人生以父母爲家嫁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二歸之道書者父母恩錄之也禮男之將取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內女歸例月恩錄之箋曰上言紀履綸來逆嫌同莒慶故著正之歸之文明爲紀侯夫人則託始之例乃明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箋曰外君盟正例時

紀子伯者何箋曰据下言紀侯又子伯似字而在莒君上故問**無聞焉爾**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

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于竹帛故有所失也箋曰紀本爵侯不宜言子或疑起王昏進侯則不宜見子伯上見內女嫁紀此云無聞者微詞也廖昺文說紀子伯似宋子哀疑爲喪娶而上云譏不親迎又似爲內諱故曰無聞離會不書離盟書者重盟也蓋譏外始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箋曰夫人薨例日

夫人子氏者何箋曰据仲子成喪則無嫡隱不卽位母又不宜稱夫人隱公之母也以不書葬箋曰嫡夫人則當葬君妻不葬不言薨下仲仲子又見桓母文故知隱母也何以不書葬据姒氏書葬成公意也箋曰

公以夫人禮喪之但意本不自立則不當尊己母故不葬以成之

何成乎公之意

据已去即位箋曰据已以君母薨之必以君母葬之矣

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

時隱公屈卑其母不以夫人禮葬之以妾禮故葬之以卑下桓母無終爲君之心得之事之宜故善而不書葬所以起其意而成其賢子者姓也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之同書其薨者爲隱公恩錄痛之也日者恩錄之公夫人皆同例也箋曰隱攝位而私尊其母備成君母之儀故稱夫人薨且日本無不葬之說也然果將終爲君則不發仲子之喪矣於喪仲子見隱之意但志善而行亂辟嫌之不審若不成之而據實書葬則讓志不申殺者有詞春秋書薨而去葬若子氏亦被殺者

然故曰子不終母亦不終也假實卑下其母何以稱夫人薨何義大非

鄭人伐衛書者與入向同侵伐圍入例皆時　箋曰人伐正例時

三年春王二月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　箋曰凡加王者仍月例知其通三統者以見三王也此夏正月

己巳日有食之箋曰日食無朔而有日辰者二日例

何以書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　箋曰据日食可推知**記異也**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是後衛州吁殺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　箋曰異

者陰陽之失徵象戒人者也夏商以來以日食可算而知不以爲異周公知有消伏之道而日月食皆有禳焉小雅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是周人傳訓以爲異也食日者月也主月之行者地也王者治地以治月則日不食明堂月令神祕之書蓋爲是也世衰德微不足感天故日食爲常春秋無王無所應所以記之者示託王於魯魯卽王者非魯史也說者多以日食卅六當殺君卅六意或然乎俗儒又以爲驗厤法之疏密則術官之事非經典大義也

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箋曰据日食在天行人不得有異詞**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

行外彊內虛是故日月之行無遲疾食不失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箋曰此則因以正厤亦示於史文無所改也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暴急外見畏故日行疾月行遲過朔乃食失正朔於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懦弱見陵故日行遲月行疾未至朔而食失正朔於後也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故疑言日有食之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不傳天下異者從王錄內可知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也箋曰王崩例日與公同不分三世也

何以不書葬据書葬桓王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至尊無所屈也箋曰不記葬王以立葬公之例公殺則不葬變也其實不記葬乃常耳諸侯記卒記葬箋曰謂列國諸侯非謂魯也有天子存存在箋曰天子謂託王者也周衰而王命不行安能使諸侯不葬乎所以張三世示內有治外之法法不可見於卒之葬之見之若曰此皆受治於天子者爾不得必其時也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故恩錄之曷爲或言崩或言薨箋曰据春秋公言薨諸侯言卒內託王不言崩也天子曰崩大毀壞之辭諸侯曰薨小毀壞之辭大夫曰卒卒猶

終也

士曰不祿不祿無祿也皆所以別尊卑也葬不別者從恩殺略也書崩者爲天下恩痛王者也記諸侯卒葬者王者亦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　箋曰此四者名之不可改者也若言公崩則名不正言不順矣諸侯視天子之大夫故改外諸侯言卒同於內大夫則薨同於崩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箋曰外大夫恩錄月卒日者譏世卿同大國君也

尹氏者何箋曰崔氏大夫潞氏赤狄故問天子之大夫也以尹氏立王子朝也　箋曰以稱氏同夫人而不書葬知與齊崔氏同例又不稱國爲內詞故

知天子大夫其稱尹氏何据宰渠氏官劉卷卒名貶變曰貶下也氏者君稱其臣之詞使天子大夫如吾大夫不復尊禮之曷為貶据俱卒也譏世卿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著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世卿非禮也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為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殺其君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眾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眾讒不能退無罪 箋曰周衰而世卿之勢成後之王者改法制必懲而去之恐復古者反以世卿為先王之禮故必明其失外大夫不

卒此何以卒據原仲不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爲隱恩錄痛之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箋曰王崩冢宰攝主故曰諸侯之主因其有可卒之道而設貶文非以主而卒之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箋曰來求例時譏在武氏子已明故不月

武氏子者何箋曰據尹氏已見譏文爵則不氏氏則不子天子之大夫也箋曰亦以不繫國同尹氏也其稱武氏子何據宰渠氏官仍叔不稱氏尹氏不稱子譏箋曰尹氏已貶知不再貶武氏但詰問其子耳何

譏爾箋曰据毛伯來求不加子父卒子未命也時雖世大夫緣孝子之心不忍便當父位故順古先試一年乃命於宗廟武氏子父新死未命而便爲大夫薄父子之恩故稱氏言子見未命以譏之箋曰武氏亦世卿也而爲未踰年之稱故知父卒何以不稱使据南季稱使箋曰据求車稱使當喪未君也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故絕正其義與毛伯同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所以書說二事不問求賻箋曰据喪事有賻疑特爲武氏子見此文於賻無譏也譏箋曰所以見武氏子者正爲求賻當譏耳何譏爾箋曰据內無貶公之道不賻天王當諱也喪

事無求求賻非禮也主爲求賻書也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當求則皇皇傷孝子之心

箋曰本譏魯不賻而先見其不當求則內諱意自明

葢通于下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

箋曰葢者疑詞也通讀爲通可以己之通傳言通者文譏之之詞也下謂內也不言內者欲明魯於王有君臣之分不可爲內外詞也言求則下不與可知順諱文故曰葢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詩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是也

箋曰大國君卒例日三世所

同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箋曰外君盟例時月者起輸平獲公也

癸未葬宋繆公箋曰大國日葬危例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箋曰据卒已見三世大小例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不及五月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渴喻急也乙未葬齊孝公是也不及時而不日慢

葬也慢薄不能以禮葬也八月葬蔡宣公是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隱痛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衞桓公是也當時而不日正也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箋曰据前後無見危文宣公謂繆公曰箋曰此踊為宋督殺與夷馮不討賊不去葬見此文也經言宋亂義不明於此見危例知歸禍於繆公繆公無貶文於葬乃見危知非繆公之過繆公立而有禍矣設繆公授受不明詞者所以砭隱公也宋葬而見危後有殺亂初不知其何事隱立而不見正後有殺亂隱見二母

之文以此相比則知宋公亦攝隱公亦危也非好學深思者其孰能樂乎此凡傳所云云特便述其本事非經必待傳而後事明也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箋曰不若愛女言過於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盡終爲君矣與夷者宣公之子繆公者宣公之弟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左師官勃名也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所以遠絕之箋曰爲不若愛女詞所激也與夷復曰復報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

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爾女也可知者欲使我反國吾立乎此攝也暫攝行君事不得傳與子也謙辭箋曰繆公知攝而貪位與隱公同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殺與夷馮與督共殺殤公在桓二年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國非至賢之君不能不爭也箋曰馮不討賊不去葬與殺例明也繆子殺正者隱爲正者所殺二事相反而皆害其本義故君子大居正明脩法守正最計之要者箋曰隱不卽

位以明不正是大居正之例 **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言死而讓開爭原也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外小惡不書錄渴隱者明諸侯卒王者當加恩意憂勞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 箋曰責宣公者責隱公也繆公見危例而與夷成君馮見殺例是不奪與夷臣子恩足明繆立而有禍矣其與隱公相起至明明君子不貴讓國要不可處嫌疑間生姦人心也隱公正郎位桓或不殺矣宣公不與繆與夷不見殺矣一讓而彼此俱傷禍莫大焉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 箋曰伐例時月者疾取不從取月者託始爾非實始取 **取牟婁** 箋曰取例時其有日者春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

朐明時月不相蒙也

牟婁者何箋曰据書取者內邑及國**杞之邑也**以上有伐杞箋曰以時取無起文知伐杞而取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据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疾始取邑也**外小惡不書以外見疾始著取邑以自廣大比於貪利差爲重故先治之也內取邑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與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當託始明故省文也取邑例時　箋曰不言託始者託始內詞疾始外詞外不足託其實亦託也

戊申衛州吁殺其君完箋曰殺君例日

曷爲以國氏据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氏公子當國也與段同義

日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箋曰列國殺君

未有直赴以殺者若從赴詞何責作春秋乎

簒者亦日討賊亦日日者

春秋特設之例明危重耳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箋曰遇例時

遇者何箋曰据周禮冬曰遇此夏也不期也箋曰以不一言會故

君出一君要之也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時卒相遇于塗近者

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

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

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

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言及者起公要之明

非常遇也地者重錄之遇例時　箋曰要之俱伐鄭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箋曰外眾伐例時

秋暈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箋曰將帥師會伐例時

暈者何箋曰据將尊師眾當氏公子暈也以入桓稱公子何以不稱公子箋曰据隱篇有公子彄貶箋曰去氏同無駮例知貶之也曷爲貶据叔老會鄭伯伐許不貶與殺公也弒者殺也臣殺君之辭以終隱之篇貶知與殺公也箋曰爲當國詞是殺君例也其與殺公奈何箋曰

据經坐桓公殺也公子翬諂乎隱公諂猶佞也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隱曰吾否否不也吾使脩塗裘吾將老焉塗裘者邑名也將老焉者將辟桓居之以自終也故南面之君勢不可復爲臣故云爾不以成公意者隱本爲桓守國國邑皆桓之有不當取以自爲也箋曰老者依周公明農之禮爲鄉老君以師事之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口謂口語相發動也箋曰口今叩字字從反尸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難兵難也殺隱公

謚者傳家所加於鍾巫之祭焉殺隱公也鍾者地名也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覡女曰巫傳道此者以起淫祀之無福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箋曰討賊日危重故月地者當國在外也

其稱人何据晉殺大夫里克俱殺君賊不稱人討賊之辭也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討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箋曰立例月從公即位例

晉者何箋曰晉爲當國詞而云人立之故問公子晉也以下有衛侯晉卒又言立立者何箋曰据繼殺不言即位立者不宜立也諸侯

立不言立此獨言立明不宜立之辭其稱人何据尹氏立王子朝也衆立之之辭也晉得衆國中人人欲立之然則孰立之篡日衆不可褋然立君知必有主之者石碏立之簒日此不必舉其人偶以所知告耳春秋但分私立公立二例舉名氏者私稱人者公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据尹氏立王子朝不稱人衆之所欲立也簒日明無私卽不舉名氏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凡立君爲衆衆皆欲立之嫌得立無惡故使稱人見衆言立也明下無廢上之義聽衆立之篡也不刺嗣子失位者時未當喪典主得權重也月者大國篡例月小國時立納入皆爲篡卒日葬月達於春秋爲大

國例主書從受位也箋曰當立則荀息立卓子不言晉人立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箋曰觀例時于棠者會詞何以書箋曰据觀社以如齊書譏箋曰以魚當國君故知譏何譏爾箋曰据捘狩不譏遠也箋曰封內不地故知遠出境矣公曷爲遠而觀魚据浚洙也而公于棠知箋曰魚無可觀託以如棠也、登來之也登來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箋曰棠者地期與會諸侯同詞若魚至棠而公往會故知非土物而爲得來者若實觀魚當云公如棠觀魚觀社是其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解言登來

之意也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張讀張罔罟障谷之屬也 錢曰此設詞譏公好利也以得之爲喜則欲其多張得之雖百金猶欲張之也**登來之者何**弟子未解其言大小緩急故復問之 箋曰疑他國魚非魯所能張**美大之之辭也**其言大而急者美大多得利之辭也實譏張魚而言美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也諸諱主書者從實也觀例時從行賤略之 箋曰時設魚稅以分齊利若後世榷酤公之故 自往經畫之春秋譏國君下爲商賈故諱以游觀爲名若魚實美大可以觀耳**棠者何**箋曰據他國地當舉國爲重會有地期也 乃**濟上之邑也**濟者四瀆之別名江河淮濟爲四瀆

國箋曰以不舉知仍魯邑也

夏四月葬衞桓公箋曰討賊後葬正例也

秋衞師入盛箋曰外入例時凡正入例

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箋曰据入伐用兵必有師也

將尊師眾稱某率師將尊者謂大夫也師眾者滿二千五百人以上也二千五百人稱師無駭率師入極是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　箋曰將尊使三卿也自一師至千乘皆謂之師示不得恃眾也戰伐攻圍非二千餘人可給知有用眾者矣古者有常役之師分六二一者是也其百里千乘則起徒役之法有事始集之

將尊師少稱將師少者不滿二千五百人也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是也將卑師眾稱師將卑者謂士也衛師入盛是也將卑師少稱人鄭人伐衛是也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分別之者責元率因錄功惡有小大救徐從王伐鄭是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箋曰考宮即有事例日月者公不親事無諱故不時

考宮者何箋曰据有立宮丹宮有事于宮考猶入室也箋曰以禮有考室詩有考牧始祭仲子也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

禮妾廟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　箋曰仲子已得賵而云考宮知非生人入室也

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据無子不廟也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

箋曰立桓母廟桓爲主人隱爲賓祭畢因燕若桓成室而飲者然由隱不以爲君母事之而又以世子母尊重之致此失禮故不成廟而若生人之宮也

然則何言爾

箋曰公不親之可不言也成公意也尊桓之母爲立廟所以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之所以起其意成其賢也箋曰公卒以此見殺不足以勸讓故成其意以明其實攝

初獻六羽 箋曰獻例時

初者何 箋曰獻羽常事則不當言初非常又不得言初故問 始也 箋曰据初稅畝爲始凡改制者言初也 六羽者何 箋曰以不言萬籥但言羽又加六疑同六鶡也 舞也 持羽而舞籥言籥則羽 箋曰以萬入去舞亦直言羽 初獻六羽何以書 箋曰据言初者有繼之詞後不見譏文得失未顯 譏 箋曰言初故知譏也 何譏爾 箋曰据祭必用樂去籥無譏 譏始僭諸公也 僭齊也下倣上之辭禮爵仍侯不爲客也而 箋曰魯雖用天子自同於宋用六佾於己廟庭故曰僭公也其祭太廟用八佾自正禮耳魯先僭宋禮後僭王禮故曰譏始

六羽之爲僭奈何箋曰据宋魯皆王者後天子八佾佾者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諸公六六人爲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諸侯四四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箋曰侯伯子男同也小國有不賜樂者故下又別言之諸公者何諸侯者何箋曰据五等葬皆稱公又同稱諸侯也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大國謂百里也小國稱伯子男小國謂伯子男七十里男五十里天子三公者何箋曰寰內諸侯多故問天子之相也相助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据經但有祭公周公箋曰据

大國三卿**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春秋撥亂世以黜陟爲本故舉黜陟以所主者言之　箋曰明相在六卿中選用亦可以諸侯入領故別稱公也**始僭諸公昉於此乎**箋曰疑僭不當始於妾廟也**前此矣**箋曰加初爲託始之詞知僭前此矣若實初僭當如公有疾不視朔不加初**前此則曷爲始乎此**箋曰据兩觀不日加初也**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羽議本所當託者非但六也

故不得復傳上也加初者以爲常也獻者下
奉上之辭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也在其中
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
象文德之風化疾也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
積於中然後英華發於外是故八音者德之
華也歌者德之言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聽其
音可以知其德察其詩可以達其意論其數
可以正其容薦之宗廟足以享鬼神用之朝
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宮足以協萬民凡人
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故聞宮
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
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
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
好施所以感蕩血脈通流精神存寧正性故
樂從中出禮從外作也禮樂接於身望其容
而民不敢慢覲其色而民不敢爭故禮樂者

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須臾離也君子須臾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姦邪入之是以古者天子諸侯雅樂鍾磬未曾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離於前所以養仁義而除淫辟也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簫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道大章明也舜時民樂其脩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己也周時民樂其伐紂也蓋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失禮鬼神例日此不日者嫌獨考宮以非禮書故從未言初可知　篡曰僭諸公者六佾也僭天子者八佾也時魯君已僭八佾矣欲見僭佾所從來久故加初耳獻之言賓

主之詞也不言所獻蓋承仲子言之考宮時桓爲主人奏六佾之樂以禮隱也隱僭天子故桓僭諸公

邾婁人鄭人伐宋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箋曰伐例時見人伐眾例

螟箋曰許慎說蟲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則生蟲蝗灾通例時

何以書箋曰据非人所爲亦非天變記災也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

夫益師始見法無駭有罪据俠又未命也故獨得於此日　箋曰見大夫卒正例以與益師不日相起明傳聞世不卒大夫卒則從恩錄也月則有罪不分三世

宋人伐鄭箋曰伐例時爲圍見圍長葛箋曰圍例時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据伐於餘丘不言圍彊也至邑雖圍當言伐惡其彊而無義也必欲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所以知鄭不彊者公以楚師伐宋圍緡不言彊也箋曰欲見鄭獲隱公故先言其彊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箋曰來同州公無禮詞也平例時

輸平者何箋曰据平有不肯不言輸也輸平猶墮成也箋曰

輸猶傾也詩曰載輸爾載傾覆無餘之詞何言乎墮成据單會諸侯伐鄭後

末道平也何道墮成箋曰据成宋亂成者善詞、敗其成也翬伐鄭後已相

與平但也平不書故云爾、箋曰言來安來戰同文內敗之詞曰吾成敗矣

吾魯也箋曰日者釋經意言吾國人亦皆讐鄭爲不並立之詞若齊紀無說者然故曰

人來也吾與鄭人末有成也末無也此傳發者解鄭稱人爲共國

辭吾與鄭人則曷爲末有成据無戰伐之文箋曰据下鄭

伯使來也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時與鄭人戰於狐壤爲鄭所獲然

則何以不言戰戰者內敗文也据翬戰君獲言師敗績箋曰据來戰于

郿**諱獲也**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與宰戰辟內敗文異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不日者鄭詐之不月者正月也見隱終無奉正月之意不地者深諱也使若實輸平故不地也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箋曰敗不必諱而爲國讐詞是獲君也獲君當狄鄭今鄭稱人順諱文也不平例月時者起實獲也不日者嫌與盟例同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箋曰日會時盟公會盟正例也其有日在會下盟上者則日爲盟出若新城盟六月會癸酉盟是明例也日會者既會而須盟盟不信在公故盟不日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箋曰据非元正不必謹始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始也時四時也過歷也春以正月爲始夏以四月爲始秋以七月爲始冬以十月爲始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　箋曰示春秋非記事之書也不但書秋必連七月者春秋主記王法時者天道月乃人事雖無事必有法也不備朔者朔專爲日食詳錄之不記甲子者既不記朔不可記甲子首時過則何以書据無事也　箋曰据經有去秋冬又有事自某月至某月書法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

星辰敬授民時是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　箋曰所以明去秋冬記夏五皆非闕誤因知時月日爲大義微詞所在齊鄭相結君獲圍危賴宋以免故不書他事非果無事也

冬宋人取長葛箋曰外取例時爲輸平録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箋曰据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故書以疾之不繫鄭擧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　箋曰久亦𤴯也惡鄭非疾宋宋蓋伐鄭以救魯故著鄭𤴯喜宋取若己取之而外取邑得書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　箋曰前無逆女之文故知媵也媵不言歸言歸又當言紀人之婦今爲二適詞者起其歸酅有存紀之功賢而進之

滕侯卒箋曰時卒不名不書葬傳聞世小國正例

何以不名据蔡侯考父卒名　微國也小國故略不名　箋曰若本封侯則當日卒此與內大夫同時卒故知微國微國君不名者蓋天子不賜謚

微國

則其稱侯何据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箋曰据宿稱男秦伯杞子見本爵卒不嫌也滕侯卒不名下常稱子不嫌稱侯爲大國箋曰起春秋見法非記事也宿秦杞見本爵者亦可皆稱侯卒春秋貴賤不嫌同號貴賤不嫌者通同號稱也若齊亦稱侯滕亦稱侯微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貴賤不嫌同號是也美惡不嫌同辭若繼體君亦稱即位繼弒君亦稱即位皆有起文美惡不嫌同辭是也滕微國所傳聞之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箋曰不嫌者春秋各有起文不待史傳攷事實也其嫌者若伯子男嗣君不稱子則不同號夫

人姜氏夫人姜夫人氏不同詞也

夏城中北箋曰城例時爲齊鄭會見

中北者何箋曰据楚北爲國中城爲邑

內之邑也箋曰以不繫從正例

城中北何以書上問中北者何指問邑也故因言何以書嫌但問書中北故復言城中北何以書也箋曰据非外城無所爲又非僭非始

以重書也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令大崩弛壞敗然後發眾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城邑例時箋曰大城外邑與國比重有陵替之漸故書以譏之春秋不計工作非以功重書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箋曰聘例時始見齊聘

其稱弟何据諸侯之子稱公子　箋曰据公子友如陳不稱弟母弟稱

弟母兄稱兄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謂不如爲如矣齊人語也分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聘者問也來聘書者皆喜內見聘事也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　箋曰於此見諸侯兄弟例以起鄭段陳招之異例也

秋公伐邾婁箋曰公伐例時王者有征伐不服之道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軷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大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己當之　箋曰天子無聘諸侯之禮其通使當以士耳士猶在諸侯之上故公以責主禮接之若聘則有君之詞以王卿而同公臣言聘則譏樊非之說王使聘同大國亦新周之例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箋曰以歸例言滅滅日言敗敗月此皆時者非實伐從執例也

凡伯者何上言聘此言伐嫌其異故執不知問　箋曰据伯有字有爵**天子之大夫也**箋曰据上言天王使則伯字也與單伯同縣內諸侯皆稱子無

侯伯男之稱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据出聘與郊柳異不得言伐也
問伐加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執之也箋曰据下言以歸執之則其
言伐之何据執季孫隱如不言伐大之也尊大王命責當死位故使
與國同曷爲大之据王子突繫諸人不與夷狄之執中
國也因地不接京師故以中國正之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
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不
可況執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其地何据執季孫隱如不地
大之也順上伐文使若楚丘爲國者猶慶父伐於餘丘也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

銜王命至尊顧所在諸侯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當與國君等也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以辱王命也箋曰戎入內地執王使罪坐地主使凡伯遂主其地故曰大之執內大夫無罪例月執國君例時使凡伯同諸侯例亦大之

八年春箋曰於此見春下見三月不見春王明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不連文也

宋公衛侯遇于垂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虞者為主明當戒慎之無王者遇在其間置上則嫌為事出置下則嫌無天法可以制月文不可施也箋曰遇例時垂內邑而內不遇與方棄宋即鄭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箋曰使來歸正例時月者起輸平復通有

危恥也

宛者何箋曰据歸例言人

鄭之微者也箋曰言使而以國氏以鄭瞻國氏例之爲微者也不言人而名者起我與微者相接不恥也因見輸平爲獲公矣

邴者何箋曰据文與賑賵同

鄭湯沐之邑也箋曰湯沐邑謂賜邑也凡言歸者皆外以與內故例稱人來不言君使也使也唯天王得稱使賜令鄭得以地賜魯是天子賜湯沐之邑之例知邴爲邑者下言入故也

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潔齊以致其敬故謂湯沐之邑也所以尊待諸侯

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爲邑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
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
里取足舍止共之稾穀而已歸邴書者甚惡鄭
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叛
當誅也錄使者重尊湯沐邑也王者所以必
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
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親自
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
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
方之政而已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
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
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
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
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
禰祖用特是也　箋曰此設言以見甚辱也

公執于鄭當時其成而反受其邑是臣之也故歸邴如賜湯沐邑因言湯沐邑之典非邴在泰山下也封鄭時周東遷矣初無從朝泰山之事假使宣王曾賜鄭邑經所不見傳亦何由知之何君暗以左傳說經而不自知左傳又爲此傳文所疑誤也

庚寅我入邴 箋曰內入滅例也例日諱之例時入邑例時此邑而爲滅國詞起非實入

其言入何 据上書歸取邑已明無事復書入也　箋曰据入者滅詞 **難也** 入者非已至之文難辭也此魯受邴與鄭同罪當誅故書入欲爲魯見重難辭　箋曰難言其受邑故爲兵取之詞 **其日何** 据取邑不日 **難也** 以歸後乃日也言時

重難不可卽入至此日乃入邑也難言之使與國同故日以起之箋曰實**其言**

我何据吳伐我以日伐故言我据箋曰据不言帥師**言我者非獨我**

也自入邑不得言我有他人在其中乃得言我故能起其非獨我**齊亦欲之**

時齊與鄭魯比聘會者亦欲得之故以非獨我起齊惡齊惡起則魯蒙欲邑見於惡愈矣

箋曰据下會齊侯于邴又會齊侯鄭伯于中北中北內邑而地爲從外詞邴與同文故

知齊欲之鄭以邴賂我共伐許與齊併力故言齊欲非齊果欲得邴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箋曰日卒月葬正例

辛亥宿男卒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

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襃之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襃之爲小國故從小國例箋曰不名傳聞世小國正例也當時卒而日者起時月日爲三世之法其實正例不分大小國皆當日也滕侯見朝故侯卒宿若亦侯卒則例不明從本爵而時卒則三世例不明故日錄之錄之猶不名三世例見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箋曰外君盟例時日者唯此一見宋齊皆助我者我棄親卽讐故從不信例爲內諱

八月葬蔡宣公箋曰不及時慢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箋曰据公者臣子詞前宋繆衞桓皆非正故於

此發問**卒從正**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箋曰疾沒
世而名不稱故以名爲正**而葬從主人**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
自從蔡臣子辭稱公箋曰葬者自天子以下皆加禮於主人故從其臣子詞非以赴爲
例也不赴又何以知其諡**卒何以日**箋曰據葬公日主人詞也**而葬不**
日卒赴赴天子也緣天子閔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而葬**
不告不告天子也發傳於葬者從正也箋曰我當會葬不可待其赴故唯日不從
主人詞其不及時與過時者乃以內正之雖待赴而後往亦不可從主人從則不能正之
矣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箋曰公及盟例日人莒子

公曷爲與微者盟据與齊高傒盟諱之**稱人則從不疑也**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從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隱爲桓立狐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卒無廉耻令輩有緣諂爲桓所疑故著其不肖能使微者隨從之耳葢痛錄隱所以失之又見獲受邑人皆諱不明因與上相起也　箋曰莒無大夫人則諱大夫也不諱公則莒子無疑矣楚人見貶嬰齊於此示正例不直言莒子者邾婁見褒進此不褒進小國例唯侯人名爵四等夷國有七等稱皆其君也前既見莒子於此見莒人故曰從不疑例賀濟鑫說疾莒始取邑

終隱篇
貶也
螟先是有狐壤之戰中北之役又受
邴田煩擾之應　箋曰災例時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箋曰遠大夫不卒卒日
月者方削其氏嫌未命
故見詳
錄之文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据公子彄卒氏公子展
箋曰据上傳言
無駭已一
貶足見例疾始滅也箋曰又貶於卒者嫌前
去氏疾無駭故於此再
貶見疾使無駭者耳滅人之罪與篡殺同有
王者則當絀削爲小國使無命大夫於外則
名其君衞
侯燬是也故終其身不氏嫌上貶主起入爲
滅不爲疾始故復

爲疾始滅終身貶之足見上貶爲疾始滅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箋曰聘例時在三月上不月以顯時月日有不可移之例南季字

三月癸酉大雨箋曰異例時大雨霅不日是也此大雨日者與大雨雪相對其震電自依時例雖同日非日例也

震電

何以書箋曰据不記異也箋曰下記震電及雪則此雨爲異言大水

何異爾箋曰雨電恆不時也震雷電者陽氣有不足異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冰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雊電未可見而大

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自文爲異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雨電爲不時矣箋曰以下大雪則魯三月建卯月也

庚辰大雨雪箋曰雪例月桓八年是也日者與上相起

何以書箋曰据不言所殺**記異也**箋曰以俱日故知異也**何異爾**箋曰据雨電異則雪不異**俶甚也**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蓋飾說以爲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間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殺隱公之象箋曰俶讀爲蹙言以大雨[illegible]相乘爲異氣不調之甚也

俠卒箋曰時卒者見不卒正例命大夫尚不卒未命不卒可知此特起無駭非未命耳

俠者何箋曰据無駭有罪俠未見罪又無國氏吾大夫之未命者也以無氏而卒之也未命所以卒之者者賞疑從重無氏者少略也

夏城郎箋曰城例時爲戰郎見之

秋七月箋曰城郎爲齊鄭逼故直書會齊侯不書他事

冬公會齊侯于邴箋曰從通例時爲大信詞起齊非欲邴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月者隱前

爲鄭所獲今始與相見故危錄內明君子當犯而不校也　箋曰月會者危例譏公結讐敵謀與國爲伐宋會也下去翬氏嫌貶翬故於此月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箋曰從通例時者嫌爲伐宋貶翬明翬去氏不爲伐宋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　据楚公子嬰齊貶後復稱公子

貶　箋曰以伐無譏也

曷爲貶　箋曰据見者不復見

隱之罪人也

故終隱之篇貶也　嫌上一貶可移於他事者故終隱之篇貶之明爲隱貶所以起隱之罪人也　箋曰桓殺不可見故於隱篇見翬當國於桓篇見公子則知隱

之罪人桓之大夫使若以隱死始命之而殺隱之義見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箋曰敗例時梁鎭中說凡言敗于不言戰者皆詐戰例此日者嫌上輩去氏爲伐宋貶故于公敗從偏戰詞公敗爲善則輩伐不貶明矣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据取闞不日也一月而再取也欲起一月而再取故日何言乎一月而再取据取鄑東田及沂西田亦一月再取兩邑不日甚之也甚魯因戰見利生事利心數動箋曰甚其貪地而忘讐使與入郕相起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箋曰

据入極諱滅取須朐使若他人然

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明取邑爲小惡

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先爲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小惡不諱者罪薄恥輕敗宋師日者見結日偏戰也不言戰者託王於魯故不日以辭言之所以彊王義也 箋曰郜防不繫宋亦使若他人也以再取書則爲小惡非甚其再取

秋宋人衞人入鄭箋曰外入正例時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箋曰人伐正例時鄭伯伐取之

箋曰伐取正例時此滅也而言取爲易詞

其言伐取之何据國言滅邑言取又徐人取舒不言伐箋曰据取師取邑皆不言之易也箋曰對人郲難而爲易詞宋親鄭讐不顯因其同事而特見易詞則郲難意可知也其易奈何箋曰据四國皆言伐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載屬爲上三國所伐

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取之也不月者移惡上三國箋曰言滅者上下同力此乘三國而爲易詞明非鄭

始謀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日者盛魯同姓於隱篇再見入者明當憂錄之箋曰外入例時日者從內滅例起成降即此盛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箋曰朝例時不見本爵微例

其言朝何据內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傳言來者解內外也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其兼言之何据鄧穀來朝不兼言朝微國也略小國也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薛先朝

隱公故襃之已於儀父見法復出滕薛者儀父盟功淺滕薛朝功大宿與微者盟功尤小起行之當各有差也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　箋日前已書滕侯卒此若見本爵則當并見薛本爵而不可兼言矣若從弁人葛人之例則前已見侯此又見人嫌實人之以示貶也兼言侯朝微國自明實欲以此起三世大小國例明春秋文前後相鉤注聖人之設法也初無差襃從質之意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 箋日公會例時月者惡會鄭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日者危錄隱公也爲弟守國不尚推讓數行不義皇天降災諂臣進謀終不覺悟又復搆怨入許危亡之釁外

丙並生故危錄之箋日丙日入滅國正例一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箋曰公薨例日

何以不書葬据莊公書葬隱之也箋曰隱痛而諱之不忍依常法書葬何隱爾箋曰据公薨無異詞殺也爲桓公所殺箋日不書葬不地而桓公郎位內殺明也殺則何以不書葬据桓公書葬春秋君殺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子沈子曰君殺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殺賊不討

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子沈子己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箋曰弟子題師說因但有子曰後雜采之師法各分又辟孔子因旁記此子子曰爲沈子彼子曰爲女子公羊子司馬子等傳寫者乃以旁注入正文則二子文不詞矣

公薨何以不地据莊公薨于路寢不忍言也不忍言其僵尸之處

隱何以無正月据六年輸平不月箋曰正月者正即位今不書即位是謂無正月問者据有正月而問不於元年發問者終隱之篇更不再見正疑無正月謂餘年而無文言之故篇終乃問

隱將讓乎桓故不有

其正月也嫌上諸成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故復爲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但桓疑而殺之公薨主書者爲臣子恩痛之他國自從王者恩例錄也箋曰書正月而不正卽位卽謂之無正非不書正月之謂也公卽位則其正屬公不書公卽位若他人之正月然故曰不有

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

受業 常寗王衛青 衡山向燊 挍刊